

上世纪90年代,电视剧往往充满魔力,既能捧火明星,又能捧“活”作家。看过《围城》,我爱上钱钟书先生;看过《来来往往》,我又迷上池莉女士。巧合的是,吕丽萍在两部戏中都是女主角。因为两部戏,陈道明、濮存昕、许晴等,都成为观众的偶像。钱钟书先生有句趣言:“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,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。”小说与剧本,就像母鸡与鸡蛋。像我这样爱喝鸡汤的人,读到钱言,第一反应便是,母鸡煨汤,里面放入鸡蛋,味道才佳。于是看过《围城》《来来往往》的电视剧,我又找来书籍,认真真地阅读。读书总比看剧过瘾多了。

至今保存着那册《来来往往》,32开,池莉著,作家出版社出版,1998年第1版第4次印。《来来往往》的故事发生在“改革开放”

身在围城数日,每天除了关注疫情的动态,就是读书写字。前几日,看到一篇关于《毕淑敏谈<花冠病毒>:我希望是预见,而非重现》专访约谈,小说《花冠病毒》一下子又成为众网友热议的话题。小说中描写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,突发瘟疫、城市封锁、民众出逃、抢购成风……之后是全民英勇抗击疫情,而此书封底赫然写着:20NN年,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……

2020年伊始,一场罕见的新冠肺炎袭击了武汉,因正值辞旧迎新之际,各地人员纷纷返家与亲人团聚过新年,乃至病毒扩散,渐渐蔓延至全国各地,致使好几万人感染新冠肺炎。就像小说中描写的一样,疫情发生后,城市封锁、交通停运,生活物资紧张,各地医疗救护队前往武汉配合救治病毒感染者,进行一场与病毒殊死搏斗无硝烟的战争。这是巧

生活即艺术 ——从《来来往往》说起

□彭伟

前后的武汉,讲述了康伟业与四位女性:戴晓蕾、段莉娜、林珠、时雨蓬的爱情故事。题目不入俗套,未曾取为《一个男人与四个女人的故事》,而是选定《来来往往》,与《围城》的“进进出出”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:传达出人对情爱生活的永不知足。在人物刻画上,《来来往往》也是成功的。正如书中内封所推荐的:“池莉不把她笔下的人物写到骨头缝里就不肯善罢甘休”,如同书法佳作,入木三分。举隅为证:段莉娜是康伟业不幸福的原配,林珠是康伟业幸福的婚外

恋,但是通过各种对比,后者无疑是书中最可爱的女人。譬如描写林珠的美貌,池莉就有神来之笔,将其他女人皮肤不佳的脸庞比喻为“电力不足的黄灯泡”,形象生动中,林珠鹤立鸡群的美貌,跃然纸上。

我痴迷《来来往往》,不是因为主题,也不是因为细节,而是有感于时代的变迁。康伟业是一个有趣的人物。他本是一位无产阶级有志青年,读着《列宁全集》,看着《冰山上的来客》,唱着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,最后居然转变为商场、情场的老手。两种截然不同

的人生价值,在康伟业的命运中,经过撞击,实现巧妙的转变。池莉神奇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,挥笔“当下”,鼓励读者融入那个特殊的岁月,思考着社会的变化,人性的挣扎。对于康伟业的命运转折,与其说是个人的拼搏,不如说是时代巨浪中扬起的一点水花。历史的一点阳光,洒在人的身上,就是最美的曙光与机遇。在《来来往往》中,我感知到时代的巨变:打破传统的婚姻观念,追求真爱。爱情也罢,事业也罢,爱拼才会赢。

武汉市著者生活的地方,巨

变是著者经历的时代,人物是著者仔细的观察,我想一切小说都有原型,《来来往往》无疑是池莉对生活的感触,于是脑中冒出一句:生活即艺术,艺术即生活。所谓艺术,就是像《来来往往》一样具有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。

2003年春,我在出国求学前夕,冒然将《来来往往》寄去武汉,附上几句幼稚的读后感,恳请池莉老师签名留念。直到两年后,我回国度假,才重见此书。池莉老师善待读者,早已回函。信封上写有友人的通讯地址:“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徐亚军同志收”,邮戳日期为“2003年5月29日”。书前黄色扉页中留下她潇洒的笔迹:致彭伟——生活即艺术,艺术即生活,落款“池莉 2003.5.28 武汉”。

不仅仅是预见

□秦莉萍

合,还是预见?

现在,就在一夜间,繁华城市的大街上,干净的街道,霓虹灯依然闪烁,没有车,没有人,所有商铺及经营场所关闭,静,静得那么不真实。这些场景,仿若在电影《生化危机》里女主人公爱丽丝看到的场景,全城空荡荡,看不见人影,因病毒变异,爱丽丝展开了一场又一场与病毒博弈的生死决斗场景。电影的场景虽说是虚构,但同样是病毒,与我们今天身陷的场景却是如出一辙。

《花冠病毒》是毕淑敏在2003年的非典之后,亲历非典一线,结合自己的经历,酝酿沉淀8年之后而著。如果说此书17年后的重现是巧合,还不如说是毕淑敏有着

先见之明的预见。也许,因毕淑敏曾经当过医生,医生有医生的慧眼之处,即使曾经是猜测,多年后却未做到防控,一语成谶。就如不久前因新冠肺炎感染病逝的武汉中心医院的李文亮医生,他和同事早期发现病毒,疑似有传染性,随即报告相关领导,若早期引起重视,做好预防防控,或许病毒能得到较好控制。巧合也罢,预见也罢,病毒已存在,它伸着无形的魔爪,正肆无忌惮地吞噬着人类的生命。

曾经看过一篇关于英国亚姆村阻击黑死病的文章,在那个医疗无法保障的年代,瘟疫出现后,许许多多的人都表现出极大恐慌,在不知自己是否感染的情况下

下与人接触,一传十、十传百、百传千。亚姆村村民经集体研究、讨论协商后,把通往北方的交通道路封锁、堵住,派几个青年男子在路边设卡,其余人进行居家隔离、不得外出。从而有效把瘟疫阻挡在亚姆村,而非外传。

不得不佩服亚姆村的当机立断。而如今,我们有效防范病毒传染源继续蔓延的方法,依然是隔离。加强交通管制、居家隔离、不互相串门、不外出走动是疫情防控的灵丹妙药,亦是切断传染源的有效办法。

病毒的肆虐,不论在任何时候,一定事出有因。不管真假,皆与人类大吃野生动物相关。倘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

制,好了伤疤忘了痛,再过若干年,又一批人禁不住诱惑,新的病毒是否又会重现?

2020年,注定是一个不平凡之年。当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疫情的时候,前几日看微信消息:澳大利亚的山火已经连续燃烧数日,深山里几十万只蝙蝠飞往城市中心,在城市上空盘旋、低飞,有许多甚至死去,尸体遍地,那场景触目惊心。蝙蝠带有多种病毒,它昼伏夜出,若没有这场火灾,大量蝙蝠能涌入口密度之大?是人类破坏了它们的生态环境。

毕淑敏在专访中说,病毒远比人类更为古老,如果一定非要说谁是地球的主人,病毒一定比我们更有资格。但若人类与自然和平共处,病毒会侵袭人类?尽管现在全国人民正合力与病毒拼杀,疫情控制后,未来10年呢?未来20年呢?谁又能保证不是吃在惹祸?

撕开霍乱下的面纱

□陆小庵

一。细菌学家对妻子说:要么情人答应娶我我甘愿退出,要么你和我一道去湄潭府——那地方正发生着霍乱瘟疫,我准备去接管当地的病人——他吃准了她的情人不会娶她。果然猜对。无奈之下,她只好随他一起去了湄潭府。

到这里,故事场景转换到湄潭府,一个霍乱正肆虐横行的地方。霍乱是因吃了不洁食物而引起的急性腹泻性传染病,传染性极强。小说描写湄潭府的病人,以每天一百人的速度死去。废弃庙宇里的佛像被搬到大街,摆满贡品祭祀,但也无用。有的宅子全家人都死光了,连一个收拾后事的人也没剩。还有一个法国的女修道院帮忙救人,修道院改成了临时医院,床位不够,把饭厅当成临时医疗室,让两个病人挤一张床,如果其中一个死了,就得马上搬走,给新的病人腾地

方。当鼠年春节我们经历了武汉新冠肺炎的战役后,再来重温书中的这些场景,感同身受的体会远甚于初读。

毛姆为何将故事背景安置在湄潭府?我想原因无外两点。其一,灾难加速对人生意义的思考。细菌学家的妻子去女修道院里帮忙,目睹种种悲惨,每日自省便成了必修课,她终于为自己的私行而感到羞愧。其二,加剧细菌学家的悲凉之感。霍乱这种病,最怕吃食不干净,千万不要吃没煮熟的东西,也不能碰不干净的水果和沙拉。可是,到了湄潭府的细菌学家,每天晚上都吃沙拉,像是带着主动寻死的心情。最终,他在做实验时感染上病菌,寂寞而悲惨地死去。小说借细菌学家的朋友之口来质疑:他到底是意外感染还是故意拿自己做实验?

书中没有给出答案,但答案在读者心中早已不言而喻。与其说他是因霍乱而死,不如说他是被爱彻底击垮。

尤其可悲的是,自始至终,她没有爱上他。尽管在湄潭府她的心灵得到了净化,她被他感动,可是,她没有爱上他,这是他的悲剧,也是毛姆笔力的体现。依照常理,两人放弃熟悉的地方,同处新的恶境,很容易以“她最终爱上了他,他也终于原谅了他”来收梢(同名电影里就做了这样温情的处理),但毛姆小说中没有如此设计,他让女主角带着自由和独立的感念回到故乡,也清清楚楚告诉读者,尽管她忏悔,尽管她羞惭,然而,她确实没有爱上他。

初读此书时我颇怨恨女主角的冷酷无情,再次读《面纱》,就对她有了些理解。她和他原是两条

道上的人。他孤芳自赏,冷漠自制,爱读书,不会弹奏乐器,不会打马球,舞跳得也不好。而肤浅庸俗如她喜欢跳舞,喜欢打马球……性格上的差异导致了悲剧的酿成。爱情绝不是靠感动来施舍,它是精神上的心动和契合。

《面纱》,是毛姆唯一一部由故事情节而不是人物形象为契机发展而成的小说。创作之前,毛姆在佛罗伦萨度过了一个假期。他租住在一间公寓里。公寓主人的女儿每天给他上意大利语课,教他但丁《神曲》里的《炼狱》。有天讲到一首诗,大意是丈夫怀疑妻子红杏出墙,不敢动手将她置于死地,于是把她投进一座城堡,以期让她在城堡里的有毒蒸气中死去。这个故事启发了毛姆的灵感,隔开几年,《面纱》诞生了。



也谈薛宝琴 ——红楼梦人物浅析之十四

□张芳

娘那份独一无二的美,于是我们欣赏到了宝琴披着斗篷站在雪中的经典场面。

到底怎样个经典法?作者安排荣国府一号人物贾母这般说道:“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,你们如今瞧瞧他这妹妹,更有大嫂嫂这两个妹妹,我竟形容不出了。老天,老天,你有多少精华灵秀,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!”

大丫头晴雯自负美貌,应该不会轻易赞美同龄姑娘的,可她瞧了宝琴等人回来,亦毫不吝惜赞赏:“大太太的一个侄女儿,宝姑娘一个妹妹,大奶奶两个妹妹,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儿。”

这两人是将薛宝琴、邢岫烟、李纹、李绮四位姑娘放一起夸的,曹公大概还觉得不够,干脆借三小姐探春之口独夸琴姑娘一人:“据我看,连他姐姐并这些人总不及他(宝琴)。”

薛宝琴不但容貌出挑,学问才情亦不让大观园闺秀们。

从芦雪庵联即景诗那回,咏红梅花那回,还有她新编的那十首怀古诗上看,我们有这样一个印象:宝琴的才情应与黛玉、宝钗势均力敌,而似在湘云、探春之上。

其实至此,敏感些的红迷已产生隐忧,不知这位才貌双全的宝琴姑娘走进大观园后,会引出怎样的情感纠葛。可雪芹先生不管,他继续浓墨重彩地描摹琴姑

娘那般从容读宝琴姑娘的绝代风华了,叙黛湘这几位大观园数一数二的闺秀,究竟是哪里不及这位琴小姐呢?

瞬间有个念头一闪而过:要论家世、容貌、才情,宝琴在其他几位闺秀面前并不占多少优势,真正让她胜出一筹的,其实是她的好性情,换而言之是那份恰到好处的纯真。

不说别的,单拿贾母赠给宝琴珍贵的凫靥裘来说,宝琴的行事就很得体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,要是得凫靥裘的是宝钗,她的反应会是怎样的。这位姑娘一定会想:同来的岫烟、李纹、李绮都得了这天价衣裳吗?若她们没有,独我有,我穿出去真的好吗?不要得不偿失吧。——最后的结果多半是她将那好衣裳藏了起来,辜负了贾母的心。

要是得凫靥裘的是黛玉,这位敏感的姑娘应该会这样想:

老太太为什么给我这件贵重衣裳?她是嫌弃我原来服饰太寒碜吗?嫌我穿衣没品位吗?越想越不痛快。——结果也是将那上等衣裳束之高阁,同样不负了贾母的心。

再设想湘云要是得了凫靥裘,她会是怎样的表现。这位豪爽的姑娘应该不会有啥顾虑,大概她会在第一时间换上凫靥裘,然后兴兴头头找大观园的小姐玩。

要。玩得高兴了,一不留神就会在众人面前显摆:你们看到我穿的好衣裳了?这是老太太给的。她给你们了吗?没有吧。——她的做法显然亦不合贾母的心意。

让我们来回忆宝琴姑娘得了凫靥裘后是怎样行事的,她不像宝钗那样世故,也不像黛玉那样多心,湘云那样孩童式的天真也是没有的。她的做法是选了一个最适合穿裘衣的天气——雪天;一个最适宜展示裘衣之美的地方——芦雪庵门前的山坡上,披着凫靥裘在雪地里静静地赏梅。亭亭的少女,华美的斗篷,粉妆银砌的世界,少女身后的丫头抱着一瓶胭脂似的红梅,这如诗如画的一幕落在贾母眼里,自然是满意极了……不但她自己喜悦,老太太也喜悦;不但她们两人喜悦,众人瞧了亦是赞不绝口。能让贾府上下兴高采烈的姑娘,除了琴小姐应该没有第二人吧,宝琴的好人缘不是没道理的。

也许是雪芹先生将宝琴塑造得太美好了,一直以来资深红迷心里都有个疑问:薛宝琴不在十二正册之列,很显然她不是本书重要人物;虽非重要人物,她的综合素质却超过了女主人公黛玉,作者设置这个人物的意义何在呢?

有一种说法认为宝琴的出场没什么特别的意义,应该是曹公写到第四十八回的时候,觉得总

讲宝玉与叙黛湘妙几人的情感故事,读者可能产生审美疲劳,所以新添一个装饰性人物进来,起到活跃小说气氛的作用。

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宝琴是为促成宝黛的婚事而来。怎么个促成?原来贾母一向支持宝黛爱情,无奈元妃、王夫人、薛姨妈等人一心希望缔结金玉良缘,贾母不好明说,只得做出有意让宝玉娶宝琴为妻的样子,以此来绝了王夫人一干人的念头。

我感觉这两种说法都不太准确。前一种,宝琴尽管不是重要人物,但应该也不是装饰性人物,如果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龙套,那么作者在她身上未免花费了太多笔墨;后一种,如果贾母要借着宝琴否定王夫人等人的金玉良缘说,那么也太小看后者的智商了,反正贾母不曾挑明,王夫人她们不会傻傻的吗?

薛宝琴究竟为什么要出现?年轻的时候我想不明白,近几年人到中年才隐约有了一个答案:此前曹公塑造了亮丽的金陵十二钗,却各有其无法避免的性格缺陷。怎么办?不如让更完美的宝琴出场吧。这个人物集宝钗的通透、黛玉的诗意、湘云的爽朗于一身,甚至还隐隐有探春的干练……作者是打算通过写宝琴来表达他对理想女性的一种向往,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?



新书架



《俗世奇人全本》
冯骥才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《津门往事》
吕舒怀 四川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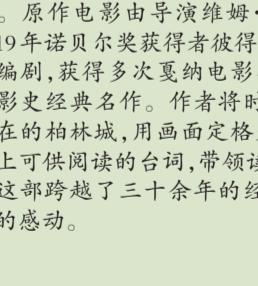
民国时期曾有“南有上海,北有天津”的说法。天津作为一座华洋杂居的城市,在那个动荡的年代,产生了无数的传奇人物与故事。本书以民国时期天津各阶层人物的传奇人生为题材,从底层和中层社会切入,涉及政界、军界、商界、文艺界,多方位立体地展示了民国天津的社会风貌。



《铁血信鸽》
鲁敏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《柏林苍穹下》
(意)塞巴斯蒂亚诺·托马 (德)洛伦佐·托马 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《流浪图书馆》
(英)大卫·怀特豪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12岁的鲍比·努斯库是妈妈的“档案管理员”,他将妈妈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编纂成册,一心想要等妈妈再次回到家中的时候给她看。鲍比以为,自己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孤身一人生活下去了。正在此时,他遇见了孤独的单身母亲瓦尔和她的女儿罗莎。他们度过了一个如同魔法般快乐的夏日时光……